

滿洲國號考

黃 彰 健

(一)

由現存原始可信的漢文紀載看來，奴兒哈赤對外行文所用的國號計有女直、女真、建州、後金及金，並無所謂滿洲。滿洲之爲奴兒哈赤的國號始見於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據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國號係太祖的始祖布庫里英雄所定，而布庫里英雄則係仙女佛古倫食神鵲所啣朱果感孕而生的。

謂滿洲國號係天女所生之布庫里英雄所定，這自然荒誕不經，雖奴兒哈赤的後人也不相信。如乾隆皇帝所欽定的滿洲源流考即說：

以國書考之，滿洲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我朝光啓東土，每歲西藏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翻譯名義曰：曼殊，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經云：釋迦牟尼師毘盧遮那如來，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本師。殊珠音同，室師一音也。當時鴻號肇稱，實本諸此。今漢字作滿洲，蓋因洲字義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實則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卷一第三頁）

此謂滿洲國名源於太祖的曼殊師利大皇帝尊號，與武皇帝實錄的說法不同。滿洲源流考卷首載有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諭：

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也。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卽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徵疆域之相同矣。

此又謂滿洲係肅慎的轉音。同書卷五說：

北史：「靺鞨，卽古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

案：滿洲語謂長曰達。稱老翁曰薩克達瑪法。是大莫弗三字當係達瑪法也。瞞咄二字與滿珠音相近。

此又謂瞞咄與滿珠音近。這兩種說法也與武皇帝實錄不同。武皇帝實錄係乾隆皇帝的祖宗所修。武皇帝實錄說，滿洲國號係布庫里英雄所定，在滿洲源流考中自然也得徵引。對武皇帝實錄所說，乾隆皇帝是不能公然予以駁斥的。

乾隆皇帝說：西藏每歲獻丹書，皆稱曼殊師利大皇帝。日本市村瓚次郎氏在其所著清朝國號考一文中已指出達賴喇嘛第一次遣使齎國書至奉天係清太宗崇德七年十月事。今以實錄證之，市村氏所說不誤。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於清太宗崇德元年十一月，其中已有滿洲國號，這可見滿洲國號之得名不是由於西藏達賴喇嘛之獻丹書了。

乾隆皇帝說，滿洲爲肅慎之轉音。市村瓚次郎氏已指出二者音讀完全不同。

北史卷十二勿吉傳說，「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滿洲源流考認爲達瑪法係大莫弗三字的對音。陳捷先滿洲叢考 p. 15 指出：「大莫弗就是滿語中的 da mafa，滿語 da mafa 作始祖講，瞞咄可能是始祖的名字」。今按清文彙書釋 da 爲「始」、「頭目」、「首領」（卷七第十二頁）；釋 mafa 爲「稱呼年紀輩數較高者，祖輩老叟之稱」（卷八第四十七頁）；釋 da mafa 爲高祖（卷七第十二頁）而 da segyen mafa 乃爲「始祖」（註一）。本所所藏清太宗實錄稿天聰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條小註說：

馬法者，祖也，外祖亦同。媽媽者，祖母也，外祖母亦同。

是大馬法僅可釋爲高祖。如用以解釋北史這句話，仍不够文從字順。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天命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條載有朝鮮國來信，其第一句話係：

平安道觀察使朴化（應作燁）致書於建州衛馬法足下。

朴燁不稱奴兒哈赤爲後金國汗，而稱他爲建州衛馬法，朝鮮國王曾上奏明廷說明理由：

伊以後金爲號，而邊臣中却謂建州云者，本其受命于天朝之部名也。伊以汗自稱，而邊臣却謂馬法者，待之以番頭也。（籌遠碩畫卷四十二第五十六葉朝鮮國王李瑄題本）

這可見馬法即頭目之意。大馬法即大莫弗，亦即北史所說渠帥之意。原本大莫弗之

（註一） 健不識滿文，此處承李美千小姐檢示。

「大」字才可釋為頭目，但到後來「馬法」二字也有頭目之意了。

北史說，渠帥曰大莫弗瞞咄。瞞咄二字之意義為何，今不甚明瞭。由文理看來，似「大莫弗瞞咄」五字合起來纔等於中文的「渠帥」。北史室韋傳說，「其部落渠帥號乞莫弗賀咄，每部有莫賀弗三人」，此咄字亦不知與瞞咄二字有無關係。滿洲源流考卷五第二頁引冊府元龜說：

突地稽者，靺鞨之長也。大業中與兄瞞咄，率其部內屬營州。瞞咄卒，代總其衆。

突地稽之名正見於北史勿吉傳，則勿吉傳「大莫弗瞞咄」的瞞咄二字似又可如陳捷先氏所釋，釋為人名，但這樣就得說北史勿吉傳的作者誤以「大莫弗瞞咄」五字相當於中文的渠帥了。

由南北朝至明末，時間相去太久。由瞞咄如何變成滿珠，無法說明。滿洲源流考僅指出二者音近。他也沒有明白地說，滿洲源於瞞咄(註一)。

在清朝初年的史家，自然知道奴兒哈赤曾建國號為後金及建州。如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大清建元條說：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大清建元天命，指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是為太祖。然是時猶稱後金，後改大清。

彭孫貽山中聞見錄說：

萬曆四十四年，太祖自稱建州國汗，建元天命。

但這類性質的書籍在乾隆時曾禁燬，已不易為學者見到。由於文網甚密，後來的學者即令看見這些書，也未必敢援據。如果要論述滿清入關以前史事，也只好根據清代官書，如魏源聖武記即如此。

在魏源聖武記及清末汪榮寶所編清史講義裡有滿洲部一詞。汪氏認為太祖在萬曆四十四年始定國號曰滿洲，而在此以前則為滿洲部。這種說法與實錄不同。然據現存原始可信的漢文紀載來說，則奴兒哈赤在萬曆二十四年已自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東夷人之主，在萬曆三十三年已自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很明顯的不能以萬曆四十四年為滿洲國與滿洲部的分界。這些紀載自然不是汪氏著書時所能看到的。

(註一) 參看陳捷先滿洲叢考 p. 16。

在公元一九〇五年，亦即清光緒三十一年，日本市村瓚次郎氏登奉天崇謨閣，發現閣中所藏清太宗天聰時各項稿簿及天聰時朝鮮國來書簿均稱清太宗爲金國汗，而非滿洲國汗。市村氏於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刊佈其所著清朝國號考，指出明人及朝鮮人所著書均稱奴兒哈赤所建國號係後金及金；在遼陽南門外的大金喇嘛法師寶塔碑碑末稱大金天聰四年立；崇謨閣所藏天聰五年上諭說，「敕諭金漢蒙古官員知悉」，係金漢對舉，而非滿漢對舉；而滿洲一詞前見於崇謨閣所藏朝鮮謝表批註。批註說：「此原表於崇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剛借用寫，五年正旦，滿洲字表用記」。因此，他認爲滿洲稱號創始於崇德；清代官書稱國號爲滿洲，而不稱金國，係有所諱。在明治四十二年時，太祖武皇帝實錄藏於北平故宮，尙未印行，他自然無從知道崇德元年修成之太祖武皇帝實錄已用滿洲爲國號，因此他只好舉崇謨閣所藏朝鮮國謝表批註爲例。清三朝實錄採要天聰九年十月辛丑上諭，「國名稱爲滿洲」，市村氏遺漏未舉，這也許是他認爲實錄所記已有忌諱，不能採信。

市村氏認爲滿洲一詞係後來所創，但仍與舊來國號有關連。史稱金人出於靺鞨，而勿吉一曰靺鞨，勿吉二字的古音係 mat-kit，靺鞨的古音係 mat-kut，靺字從曷旁，曷讀爲 ho，然亦可讀爲 hiseh，如歇揭二字即是。用滿洲作國號時，靺鞨二字的北京音爲 mo-ho，故他認爲滿洲一詞非來自靺鞨。論語子罕篇：「子欲居九夷」。宋邢昺論語註疏釋九夷爲：

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節，五曰鳧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

在邢昺爾雅註疏裏，滿節作滿飾，鳧夷作鳧更。梁皇侃論語義疏所釋與爾雅註疏同。市村瓚次郎氏認爲鳧夷即扶餘，滿節的節字與滿飾的飾字形近。滿節在九夷中的位置係在高麗與扶餘之間，當係今滿洲地方之種族。他疑心滿節即勿吉，特以南北字音相違，因此用漢字寫外國民族名稱遂有異同。滿節二字之北京音係 man-chieh，與滿洲 man-chu 之音近，故他認爲滿洲國號源於滿節。在清太宗時，遼東應有論語註疏，而清太宗的佐命文臣如范文程等人即通曉中國學問。

滿節一本作滿飾。他認爲節字對，飾字不對，那不過是想追溯滿洲一詞語源，遂作此斷定。在清太宗時，諱稱金及女真，而以不爲人所知之滿節小夷自居，朱希祖先

生認為市村氏此說不近情理(註一)。

據朝鮮趙慶男所著亂中雜錄，朝鮮於萬曆四十七年時，派姜弘立率兵助明朝征討奴兒哈赤。明兵戰敗，姜弘立遂率所部投降。在投降時，姜弘立向奴酋部將表示，他很關心他的部下的命運。奴酋部將答覆說：「此軍當到城中，見滿住後，許令還家」。及姜弘立至胡城，「登階行再揖，滿住怒憤，責以無禮」。亂中雜錄此處所記係根據萬曆四十七年姜弘立給朝鮮政府的狀啓，其所記自屬可信。在萬曆四十七年時，奴酋部下已稱奴酋爲滿住，滿住與滿珠同音，而前引滿洲源流考說，滿洲即滿珠；因此在民國初年稻葉君山寫清朝全史，遂據朝鮮人的類此記載而主張滿洲國號源於太祖的尊稱。他說：

滿洲國號，在太宗崇德以前，未嘗聞之。彼等文書部面書大金者，悉改爲滿洲。……吾人考之，此字面之選擇又胚胎於對外關係。蓋崇德初年，包容種族之範圍，於彼等部族外，尙有強大之內蒙古。當太宗改國號時，既棄其大金之原名，又撤其女真之舊稱，是則內對於女真之舊部，外對於新附之蒙古，不得不擇一適當部族之稱號。太宗乃採用稱太祖爲滿洲（即滿珠，即文殊）之尊稱，以爲國號，此尊稱蓋互西藏蒙古女真及朝鮮皆知之。於當時之人心，必得良好之感應，無可疑也。是故滿洲者，其意義爲文殊之化身，太祖之舊部也。……以佛名爲人名，則又塞外民族古來之習慣。文殊師利者，傳說留居於山西省之五台山，東方民族之所尊信。……女真之名酋曰李滿住，曰滿答失利，曰滿住（太祖之尊稱），皆崇拜文殊之影響也。

稻葉氏所舉太祖之尊稱既與滿洲同音，且係萬曆四十七年事，與清太宗崇德元年之不用金國爲其國號，時間相去不遠；其解釋又頗合於其時之國情，因此稻葉氏此說出，就沒有人相信市村氏所說「滿洲源於滿節」了。

孟森先生清朝前紀說：

滿洲即文殊，或作滿殊，明代書作滿住，係最大酋長之稱。建州自李顯忠子李滿住後，稱滿住者已非一世，至清太祖仍稱滿住，故知其爲酋長之尊稱，而非爲個人之專名。其後或誤爲部族之名，最後乃定爲國名。故滿洲爲其本部之舊

（註一）參看朱希祖後金國汗姓氏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p. 22

稱，非由太宗所捏造，如日本人之所誣者。且滿洲即文殊之佛號，建州女直之尊稱其酋長，輒呼爲佛，此俗蓋終清之世，未之或改。

孟氏此說之主要根據仍係胡將稱奴兒哈赤爲滿住，惟其解說則與稻葉氏不同。孟氏說，滿住爲李滿住之尊號，建州自李滿住後，稱滿住者非一世。孟氏並未舉出歷史事實以爲其立論根據。朱希祖先生後金國汗姓氏考說：李滿住之子孫未聞其被稱爲滿住，而李滿住之名滿住，猶其父釋迦奴之名釋迦，皆以佛名爲人名，非他人尊稱。朱氏此說是對的。

民國初年唐邦治著清皇室四譜，曾疑滿洲之得名源於李滿住。我也一度有此看法。我的理由是：據太祖武皇帝實錄，察哈爾林丹汗在萬曆四十八年寫信給奴兒哈赤，自稱爲「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成吉斯汗」。成吉斯汗乃元太祖的尊號，而林丹汗竟以此自稱，則奴兒哈赤似也可用其族祖李滿住之名爲其尊號。但後來一想，這個理由不太妥當。李滿住並未建豐功偉業，李滿住係被中國及朝鮮聯軍所誅滅，奴兒哈赤決不會欣佩李滿住而用李滿住的名字作爲他自己的尊號。吳晗曾寫「關於東北史上一位怪傑的新史料」一文，認爲明代東北女真傑出人物，前期應推李滿住，後期應數奴爾哈赤，吳氏對李滿住的稱譽似失於過份。

在公元一九〇五年，日本學人內籐虎次郎登奉天崇謨閣，發現閣中藏有清太祖太宗兩朝滿文老檔的乾隆重鈔本。乾隆重鈔本有圈點的這一份的照片在民國元年被帶至日本，而乾隆重鈔本無圈點的一份，則由金梁聘請滿漢文學士十餘人從事翻譯(註一)，費時二載，於民國七年秋脫稿。以卷帙過多，校刊不易，金氏遂擇要摘錄，名曰滿洲老檔秘錄，其書至民國十八年始印行。金梁曾對人說，無圈點的老滿文不易辨識，他們翻譯時，見官修開國方略等書和牠約略相同的即鈔錄其文；其不同的，始以意翻譯。滿洲老檔秘錄卷二收有天聰元年正月清太宗與袁崇煥的信，信首說：「滿洲國皇帝致書於袁巡撫」。孟心史在民國二十四年曾爲文指出金梁譯本此處係鈔東華錄。在民國二十四年時，滿文老檔尙未有日譯本。今查老檔日譯本所載該信係作「滿洲國汗致書於袁大人」，金梁譯老檔所載該信作袁巡撫，是誠如孟氏所指摘，係鈔東

(註一) 此據金梁滿洲老檔秘錄序。李學智先生認爲金梁秘錄序所說不忠實。金梁實係根據乾隆重鈔本有圈點的那一份翻譯。

華錄。東華錄天聰九年十月條說，「我國無知之人，稱為諸申，今後一切人等止許稱我國滿洲原名」。孟氏認為滿洲一詞從這時才開始使用。在孟氏看來，滿洲老檔秘錄所譯天聰元年正月清太宗與袁崇煥書，如老檔亦稱滿洲國，則老檔之寫成當在天聰九年十月以後。日本今西春秋先生則指出老滿文原檔聞已有滿洲稱號，新滿文之製作則在天聰六年，謂滿洲稱號係實錄編纂時所制作，此係從獨斷論出發。

在民國二十一年，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開始清查內閣大庫舊檔，發現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及清太祖太宗朝滿文老檔三十七本。故宮所藏滿文老檔為清人入關以前舊檔，為乾隆重鈔本所自出。這些滿文舊檔遂由李德啓張玉全二氏予以整理。李德啓氏寫有滿文老檔之文字及史料一文，刊佈於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所出版的文獻論叢。李氏文中曾談到清太祖太宗時所用的國號，他說：

因滿洲部落之稱謂，曾引起研究清初史事的學者，對滿文老檔時代之懷疑，實有矯正之必要。

他這幾句話很明顯的係針對孟心史先生說的。

李氏此文說：

檔中在天命以前，有下列數段：

戊申年（明萬曆三十六年）六月，太祖與明邊臣盟誓建碑，有云：「……凡諸申漢人，若私越邊境……」。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九月，葉赫貝勒懇太祖於明帝，有云：哈達、輝發、烏拉、已被征取，今復征取葉赫。將吾諸申部落完全征取後，即征取汝之明國。

癸丑年九月，明萬曆帝夢警，以問羣臣。對云：「女子即女直滿洲之蘇勒崑都倫汗，將進奪吾明國之帝位。……」

乙卯（明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額赫庫倫人曾向其環近諸部逞強。命寄語曰：「人謂滿洲之兵強勇，如此，可來與我一戰」。

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命以前，曾有「諸申」「女直」「滿洲」數種。……至天命時，則又有下列數段：

天命四（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明以二十七萬兵，……來破諸申庚

晉汗所居之城。

天命四年三月，致朝鮮國王書云：「昔我金大定時」。

天命四年七月，太祖述對蒙古宰賽貝勒之恨有云：「刑牲歃血，誓侵滿洲」。

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命時復有「諸申」「滿洲」「後金」數種。

至天聰之時，復有下列數段：

天聰元年正月，致袁崇煥書云：「滿洲國汗致書袁大人」。

三年正月，致袁崇煥書云：「金國汗致書袁大人」。

五年八月，招蒙古出降有云：「諸申蒙古，原係一國」。

六年十月，致明帝書云：「滿洲國汗上書大明國皇帝」。

十一月，致明寧遠官員書云：「金國汗致書明寧遠官員」。

據此，則滿洲稱號，在天聰時，仍爲金與滿洲並用。

總上所見，可知清初部落名稱，初曰諸申，亦曰女直滿洲，或滿洲。天命及天聰時，統稱建州諸部，仍用諸申之號；而單稱滿洲部落，則「後金」「金」與「滿洲」三者並用。至崇德時，始專稱大清焉。

李氏既通曉滿文，而其所論又係歸納關外滿文舊檔所得。李氏既認關外舊檔爲原檔，因此金靜庵先生在民國三十六年刊佈的「滿文老檔考」一文中，也就認爲李氏所說最屬可信了。

據文獻論叢所載該館大事表，故宮文獻館所藏檔案文物，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裝箱南運。二十四年五月，將滿文老檔自滬庫取出，運平整理；同年八月，開始校對滿文老檔，二十五年二月滿文老檔原本運回滬庫。孟心史與今西春秋筆戰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事，而李德啓此文又係針對孟氏對今西春秋的答辨而立說，則李氏寫作此文時，滿文老檔原本已不在他的手中了。

故宮所藏滿文老檔原本，現保存於臺北市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前幾年，由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資助，將其攝成照片，現正由李學智先生譯成中文。故宮藏太祖朝滿文老檔所用紙，有些係明代代舊公文紙，有些係高麗紙。據廣祿李學智二氏合著的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用明代公文紙寫的係原檔，用高麗紙寫的係天聰年間修實錄時重錄，並非原檔。上引李德啓氏所舉天命以前滿洲稱號，

此均見於故宮滿文老檔的荒字檔及吳字檔，而荒字檔吳字檔係用高麗紙寫，並非太祖朝原檔。

據廣祿李學智二氏合著之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與滿文老檔之比較研究，故宮藏太宗朝老滿文檔的天字號檔記有天聰元年正月清太宗與袁崇煥書，老檔原本作：

aisin gurun i han i bithe iuwan amban niyalma de unggihe

金 國 之 汗 之 書 袁 大 人 於 送

而改稿則將金 (aisin) 改為滿洲 (manju)，而 manju 一字已施有圈點，係新滿文，其改寫的時間相當晚。孟心史氏曾推測，老檔此處若作 manju，則非原檔。今廣祿及李學智氏此文正可證實孟氏所推測的是正確不誤的了。

滿文老檔中 manju 一字既係後來所塗改，因此也就不能據滿文老檔而說清太祖時即已有 manju 國號。

在民國二十三年，吳晗寫關於東北史上一位怪傑的新史料一文。吳氏見婆豬江、潑豬江、蒲州江及蒲州這四個名稱在朝鮮實錄中到處互用；蒲字字形與滿字相近，而婆豬江又係李滿住所住地，吳氏遂疑後來之偽造滿洲一詞係從這一點得到暗示。在民國四十九年，陳捷先氏作說滿洲一文，則認滿洲一詞係婆豬的音變。陳氏此文一開始即引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及滿文老檔，謂滿洲係部族名；然後指出其時女真各部族名多得名於其所住地之河川，如渾河部因渾河而得名，兀喇部因兀喇河而得名，而李滿住所住地為婆豬江，故朝鮮實錄中曾稱之為婆豬野人。朝鮮世宗實錄宣德八年二月己未條說：

婆豬入寇，以忽刺溫為辭。

又正統三年六月條說：

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啓：凡察云：撤滿塔失里見我於開陽曰：如我婆豬人等欲降順朝鮮，若論歸順，則我欲獨歸；若獨歸，必不殺也。國家若欲鎮撫婆豬之人，則我受本國教旨招安滿住之遣凡察招安觀變如何？

又同年八月庚申條記：

凡察甫乙看都爾溫言：我等欲遣管下招安滿住。但管下人到婆豬，而國家遣兵致討，則恐管下人被殺也。

陳氏認為後二條係女真人稱李滿住管下爲婆豬人的例證。陳氏認為婆豬江在朝鮮實錄中有時寫作馬豬江，明宣宗實錄宣德元年丁酉條的楊滿皮，朝鮮實錄寫作馬言彼，因此他認為婆豬可以音變爲滿珠。

陳氏此說的主說缺點，現在看來，仍係用撰寫時間太晚及經過竄改的材料以證明滿珠係地名及部族名。滿洲實錄，今所得見者，非天聰朝原本，而係乾隆重修本。乾隆本不稱明朝爲大明，與崇德時所修之太祖武皇帝實錄不同，此即其書已爲乾隆諱改之鐵證。崇德元年修成之漢文本太祖武皇帝實錄雖稱明朝爲大明，但其書所記滿洲一詞仍不足信。在天命辛酉年三月，奴兒哈赤曾有一信與朝鮮國王，其中文原件保存於亂中雜錄，信首係稱「後金國汗奉書於朝鮮國王」，滿文老檔日譯本所記同，而此在武皇帝實錄則改後金爲滿洲，這可見太祖武皇帝錄中滿洲一詞亦不可輕信。至於太祖朝滿文老檔所記滿洲字樣，李德啓氏所引用的，則上引廣祿李學智合著的論文已指出其不可信了。

滿洲一詞在未能證明其非捏造以前，謂其由婆豬音變，這只能備一說。稻葉氏謂滿洲國號源於太祖之尊稱，其證據相當堅強；而且所依據的係萬曆四十七年的記載。我們如果不能在更早的漢文原始可信的記載中找到滿洲一詞確爲地名及部族名，則稻葉氏對滿洲國名來源的考證將恐怕是不能推翻的了。

(二)

最近，我得讀東國史略事大文軌，見其書卷四十六收有萬曆三十三年七月朝鮮給明朝薊遼總督遼東巡撫及遼東總兵的咨文，其中提到奴酋所住地爲萬朱。今將該一咨文節引於下：

朝鮮國王爲開諭虜酋，以弭邊患，以固封疆事：……據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金宗得呈稱：節該據沿江居住各夷等口說：俺等聽得忽刺溫欲備銃丸，便要買得火藥，密齎貂裘四領，令伊部下夷人前赴萬朱地方，務期買取，又送旅（族）人於奴兒哈赤部下，要索火藥。有奴酋答說，戰用火藥，原係 中國禁物，非但決不可得，俺你相通，要買火藥一事，若或透漏，傳播 上國，則一境必被殲滅。你可速回，却怕有人知覺等因聽此，具呈。……忽刺溫侵犯本國，則奴

會曲加禁戢；忽刺溫要覓得火藥，則奴酋嚴辭斥絕。……忽賊侵犯本國北邊，其所俘獲分送于奴酋。忽刺溫之於奴酋，聲勢相連，謀議相通。……奴酋既統守建州衛分，服命天朝。煩乞貴部院，……省諭該酋，使之禁制忽刺溫，勿許妄動兵釁，以杜疆場之患。……須至咨者。……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日。

此萬朱地方顯係奴酋所在地，此由其言「要覓火藥，則奴酋嚴辭斥絕」可證。

此係朝鮮政府咨文，故「萬朱」二字應從朝鮮人讀音。檢權相老編韓國地名沿革考，萬滿二字皆讀爲ㅁ (man)。李元植先生告訴我，朝鮮人讀萬朱與滿洲二字，發音完全相同。

上引朝鮮咨文說，「節據沿江居住各夷等口說」，這可見萬朱一名係女真人對該地的稱呼；而朝鮮咨文說，奴酋統守建州，則係遵從天朝對其地的稱呼。這樣看來，太祖武皇帝實錄說，滿洲一詞，「南朝誤稱建州」；他們是的確叫該地爲滿洲，而南朝則稱之爲建州。南朝稱其地爲建州，這自然不錯。實錄說，「誤稱建州」，那是他們的自尊心使然。建州得名，源於建州衛，這一名詞使他們感覺屈辱，因此修實錄時就不願意用中國地名，但又不能不提，因此他們就說「南朝誤稱建州」了。

滿洲本係女真人對建州衛的稱呼。及奴兒哈赤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汗相當於王，則用女真人的稱呼，就可以稱他爲滿洲國汗了。

奴兒哈赤對外行文，所用的國號計有女直、女真、建州，後金、及金，並沒有用滿洲爲其國號。滿洲國應是俗稱，而女直、女真、建州，後金、及金則係官方正式採用的國名。

地名本係滿洲，則住居其地之土著亦即滿洲人。滿洲人本係女真人之一枝，故奴兒哈赤曾用女真爲其國號。滿洲國本行軍事統治，向外發展時，則將擄掠來的人作奴隸，故當其將女真各部統一時，女真各部的人就稱滿洲國的汗及貝勒爲主子，自稱爲奴才，於是諸申（女真）一詞就引伸而有奴才的含義了（註一）。

清太宗實錄天聰九年十月庚寅條：

諭曰：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爲諸申。

夫諸申，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

（註一）參看王鍾翰清史雜考 p. 18. 清文彙書釋諸申爲滿洲之奴才。

傳奕世。自今一切人等，止稱我國原名，不得仍前妄稱。

清三朝實錄採要：

（天聰九年十月辛丑）諭衆于朝曰：國名稱爲滿洲。其各旗貝勒人員，稱爲某旗貝勒家諸申。（此條不見於清太宗實錄乾隆修本）

這只是由於諸申（女真）已含有奴才一義，所以他不許人稱他爲女真，而只許人稱他爲滿洲。女真人在貝勒家仍稱諸申，但其實所征服的女真人仍從其主人之名而稱滿洲。清文彙書卷八第四十九頁說：「滿洲從龍六十六國，歸順俱名滿洲」，可爲其證。

清太宗諱稱諸申，同時下諭說，「國名稱爲滿洲」，這也是他在第二年四月改國號金爲清的理由。稻葉君山說，清太宗改國號金爲清，是怕引起漢人之反感，這自然是對的。

建州本係地名，其後變爲國名。在天聰朝重錄的滿文老檔荒字檔中已諱稱建州國，至此更諱女真及金。在崇德元年修成之太祖武皇帝實錄中，需提到奴兒哈赤的種族名、地名、及國名，於是就一律改爲滿洲了。

在天聰朝臣工奏議裏尙看見稱女真人爲金人，金漢對舉。至崇德以後，則官方文書中就有滿文滿官等名詞，及滿漢對舉了。

在萬曆三十三年時，女真人稱建州爲萬朱、滿洲。而奴兒哈赤於萬曆三十三年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於萬曆三十四年上崑都崙汗尊號，則奴兒哈赤亦即滿洲國汗。在萬曆四十七年時，奴酋部將稱奴兒哈赤爲滿住，這可能是當時的一種習慣。在萬曆三十三年時，朝鮮曾受海西衛忽刺溫夷酋卜章台的侵略，奴酋給明朝遼東巡撫總兵的呈文說：

那忽刺溫比我先生幾輩，我也難與他說。（事大文軌卷四十六第十六頁）忽刺溫係地名，而此處却用以指卜章台，則倣此，也就可以稱奴兒哈赤爲滿住了。稻葉君山謂滿住爲奴兒哈赤之尊號，其說未必可信。

萬朱係地名，而奴酋在萬曆三十三年自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萬曆三十四年稱崑都崙汗。由尊號變爲地名，決非短時間所能變成，因此萬朱之爲地名應與太祖之尊號無關。

太祖爲萬朱國汗，可叫太祖爲萬朱及滿住。今考太祖武皇帝實錄記：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九月，太祖以金盃賜酒，將所戴東珠金佛帽併衣賜之。
又太宗實錄稿載天聰元年四月八日金國汗與袁崇煥書說：

人君卽佛也，天之子也。

則由萬朱汗之稱，太祖後來是否自視爲佛，並真如乾隆所說上有曼殊師利大皇帝尊號，那就不敢說了（註一）。如果他上有曼殊室利大皇帝尊號，則後來清太宗正式採用滿洲作爲國名，這自然也可能是他的理由之一。卽令如此，但萬朱之爲地名，此在萬曆三十三年已然。他在萬曆二十四年已自稱女直國建州衛管束夷人之主，則用滿洲作國名當也很早。因此滿洲之爲地名及國名，乾隆皇帝从曼殊師利大皇帝予以解釋，仍是倒果爲因的。

在萬曆三十三年時，滿洲已爲地名及國名。滿洲之得名，修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史臣也未必知道其由來。爲了政治上的理由，需神道設教，於是就捏造說滿洲國號係仙女所生布庫里英雄所定的了。

關於萬朱地名之由來，我現在提出兩個假設：

萬朱與滿住同音，我曾經想到萬朱之爲地名可能由於李滿住，亦卽地以人名。但李滿住未建豐功偉業，女真人是否會以其名字名其所住地，頗令人懷疑，因此我提出另一假設：

朝鮮宣祖實錄萬曆十七年七月丁巳條說：

左衛酋老亦可赤（卽奴兒哈赤）兄弟以建州衛酋長李亦難等爲麾下屬。老亦可赤則自中稱王，其弟則稱船將。各造弓矢等物。……將以報仇中原之計云云。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說：

一土城乃蔓遮諸部酋長李大斗、李以難主、李林古致等，抄領千餘壯勇，本住此城，共拒奴酋之侵凌。奴酋遂□（合？）羣來鬥。合戰四度，尙且相持。（李大斗等知）其終不可敵，便乘黑夜□□逃命。今不可知去處者□□□云。

（註一）這一尊號仍可能係西藏喇嘛所上，不必指實爲達賴喇嘛。天聰四年所立敕賜大金喇嘛法師實記說：「法師慈祿打兒罕囊素，烏斯藏人也。……蒙太祖皇帝敬禮尊師，倍常供給。至天命辛酉年法師示寂歸西，太祖有敕，修建寶塔」。在太祖時，滿洲國內已有西藏喇嘛。

此李以難主當即宣祖實錄所記建州衛酋長李亦難。在萬曆十七年七月時，奴兒哈赤尙爲建州左衛酋，非建州衛都督僉事，則建州衛酋長只能指李亦難等人，而建州衛三字正與蔓遮諸部落爲互文。據申忠一圖記（註一），以蔓遮爲地名的，有蔓遮嶺、蔓遮川、蔓遮、蔓遮土城，則蔓遮二字當係建州衛之胡名。蔓遮土城正在婆豬江側，而酋長李姓，則蔓遮土城當即李滿住時建州衛治所，而其後則遷徙到蔓遮。故胡人稱建州衛爲蔓遮。奴兒哈赤係建州左衛酋，所住地爲赫圖阿拉，及其征服李亦難，任建州衛都督僉事，於是建州衛地就「西自遼東界，東至蔓遮」，而奴酋治所，中國人及朝鮮人遂稱之爲建州，而女真人則从其舊稱，仍稱之爲蔓遮，蔓遮音轉爲萬朱。

蔓遮當係該地古地名，由於以蔓遮爲地名之地方相當大（註二），因此，我疑心這可能是渤海國鄭頡府的所在地，不過這一點還待詳考。

蔓遮的蔓字，朝鮮人讀爲「滿」，而遮字讀爲「cha」。據高本漢分析詞典，「遮」字的切韻音爲 t'sia，滿節二字的切韻音爲 muân tsiet。蔓遮的位置正在扶餘與高麗之間。市村瓚次郎氏說，滿洲源於滿節，他的論證有問題，但他的結論仍可能是對的。

婆豬江僅係蔓遮地方的一條江，故蔓遮一名當與婆豬無關。朝鮮世宗實錄所提到的婆豬野人，恐仍係朝鮮人對他們的稱呼。這一稱呼爲後來所不用，朝鮮人改從中國人稱其地爲建州。

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改定

（註一）稻葉岩吉寫定申忠一圖錄本文，舊老城 p. 106.

（註二）參看舊老城 p. 54 所附申忠一行程圖與現代實測圖。原圖舊字誤爲酉，且字誤爲且。

